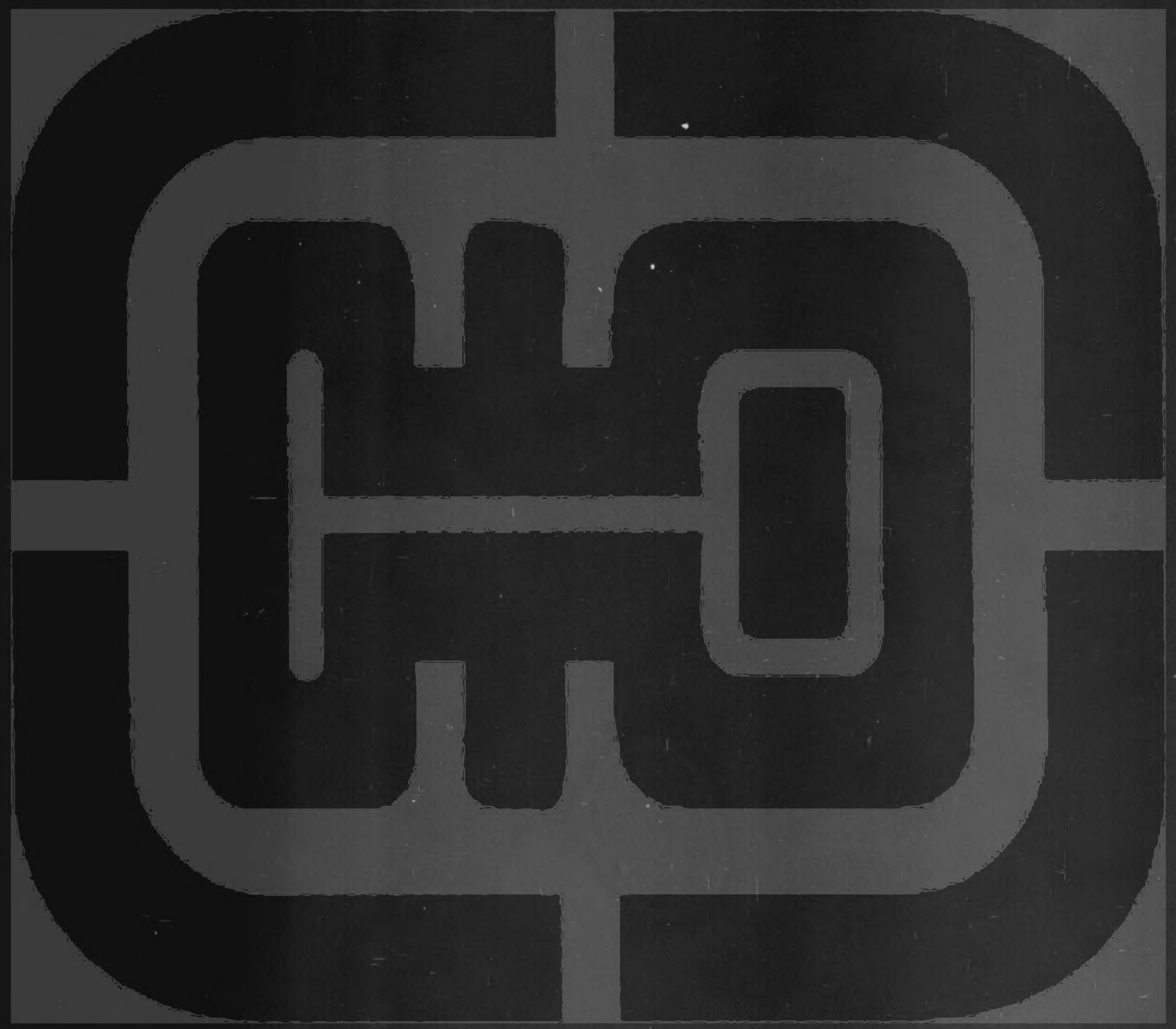


同時尚論錄卷之二

古吳蔡士順輯

趙南星

敬陳銓政變通之宜疏

職等入部以來見科道官條陳多詆訾司官者而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嵩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採望而久任之正與職等之意合然猶未及于司官之無人也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選群僕以分協護已任而後家政克修群僕不備則必有缺若有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職等不肖荷蒙 皇上以爲吏部

此周之所謂冢宰者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涊然沾背矣職自知闇劣不能勝任況外察伊邇當此危亂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即代庖亦數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職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省直恒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徧歷四司恒在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

出是以恒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荐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發单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道暍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狥于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也雖奉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爲資深者而設也其勢必至于起補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

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職等不得已而就近推補、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司汝霖傅作雨皆江陵人、而同時共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之此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必管六選而後內轉、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考察處而後轉、以見爲銓曹者、兢于職業而潰于榮進也、然司官殊難、典選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或非親非故而有所以求之者、求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如多人之意、但以一二語譙詬之、而杜門求去矣、職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以陞除相托者、一一與職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洒寃抑、正職等之所樂從者、如畏勢狥私、即行叅處、或以任怨招尤、即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如張鳳翔而舍一賢司官乎、司官陞調之事、職等所得自行、而俗情之蔽錮已深、所謂畏火伴而不畏家長者、輙復混瀆　聖明、求得嚴旨、亦足以明職等之非不肖矣、

再剖良心疏　　趙南星

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陳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於在位者多所譏切而爲科臣所參蒙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管察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事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

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窮欲獎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汨没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私心與同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于之者衆而及於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合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絶無抹民之意可以抹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絶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實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而夷

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後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囑托受賄曲爲庇護者即參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

力挽干進之習疏

臣以老病求去非容一毫虛假也疏屢上 皇上屢留之臣再有言不過老病二字惟有强出供職耳臣之衰拙當此事勢艱危人情汚險之時如牽罷牛而行荆棘泥淖之中亦苦極矣不得復有所隱而不言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托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聞有司署選者每遇朝退三五爲羣如蜂蟻而遮留之講陞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既唯阿矣則又有遮留者恒至嗌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連名作書者謂之公

書闐戶盈几應對不暇蟠木而藉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書切責之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然則必欲司官力柱之乎臣　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强有力者不貴貴不長長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之不畏强禦良亦難矣臣嘗論之萬曆年間近于以强陵弱此時之人近于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人皆爲吏部財能買爵處處俱是傍門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兩淮運判周士顯居官殊多穢德久不齒于士林立論故爲放言大得罪于名教去年鑽陞南兵部主事臣入部之始已塗抹其文憑近日太康知縣李之茂資俸已深既稱毋病得陞禮部主事矣俄而悔之托人以百金餽臣仍欲考選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剝民之脂膏以求華膴民安得不因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以耻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也臣乃以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積習不改外察伊邇大貪大酷皆以書帕獲免不肖者受賄而曲庇賢者聞聲而附和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寸補于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

閉之宅墻垣頻辨蔓草滿地徐徐掃除當自門庭始而
慎選守舍之人則杜干進戒狗私是也夫諸人之所卩
手而求者大半爲其鄉里耳或其同年故舊要之不過
兩京十三省之人臣請發單于司官各與其鄉之在朝
者詳加品隲內而京堂外而兩司可爲卿貳者可爲腹
邊巡撫按部屬之中可爲腹邊司道者可爲太守者可
爲提學者推官知縣可行取者可吏部者有林下可起用
者已一一言其居家之行誼蒞官之建明各造一冊其
所知他省直之官另爲一冊送之于臣旬日之內而四
海之人才盡在目中朝退可以無言公書可以不作仕
途無搶攘之醜聲文部免奴僕之賤役臣若老病不能
吐哺求賢賴此可免聾瞶司官即爲舉主必不漫漫而
已倘所謂濁者清之路昏久得昭明乎是未可知也如
曲從請托不以告臣俸淺而遽躐轉望輕而擬超擢即
行叅處此等事前臣陸光祖饒爲之如臣孱劣必得明
旨而後可禁也臣不勝戰慄之至

典銓不能用人疏　趙南星

臣于二月初十日以衰邁求去次日即蒙下聖旨温留臣即勉出謝恩視事臣感受　皇上之厚恩何敢言去所以求去者誠見此時中外皆亂而人情邪險雅道幾絕臣若欲周人情必致官方況吏部乃　皇上所使貴人富人處必爭之地者乎今吏部四司惟有主事而無郎中員外目前之求官者紛至沓來如鄧林鳴蟬不可勝聽而轉盼即爲大計之期是非混淆大費心力文選考功司郎中豈容久缺豈易勝任臣欲破格用人以救燃眉之急而自惟望輕不足以服群情不得已于二月二

十日上疏言四司官陞調遠者恐不能至欲就近推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至乃以其一避之即奉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怨致被挾私指摘的從公主持毋聽引避欽此臣之疏思之三月而後上良亦苦矣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調稽司官乃自知望輕果不足服群情也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朝廷所用爲吏部者必以其端方能用人也三事九列皆聽推舉豈其司官十數人而不能自選乎厥後政柄下移陞轉請告者皆引下首所引又未必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其用頂首之金矣科臣阮大鋮曾與臣書曰吏部有秘密藏陰符經言頂首也臣甚耻之是以入部即上疏言曰司官有缺咨訪于其鄉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其鄉示大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爲總憲時與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舉鄒維璉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素信三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璉者甚多且見其參妖道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謀于人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欲求去曰江西不宜有二人鄒維璉亦求去曰有羽文矣而又聞有促維璉去者曰是不由

咨訪夫一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咨訪惟主事至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中員外無一可吏部者乎有如維璉之賢者徒羨之而以非由咨訪不敢用是郎中員外皆入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又有穆文熙蔣時馨等以尚寶司丞調皆當增入而後可亦不勝其瑣屑矣閒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官無久曠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先奏聞而後啟事聖旨不以爲專擅況既已奏聞而尤欲一一關白聽其顧指乎當此部事急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既不能待近者又不許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報聖恩乎夫鄒維璉者臣奉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寧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咎之調部者一處二人者何以外人無議僚友相安至臣而二臣皆欲引避不敢就列此臣之望輕所致於人何尤但以臣之望輕而使臣下視明旨爲不必遵舊制必不可復臣之罪大矣臣本闇淺欲委曲從權以報聖恩今以維璉之事知其必不能矣可以去矣如　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于進賢退不肖以行其良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即拔舉之必不敢隨人穿鼻也

至于鄒維璉吳羽文皆賢者、不知何故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與有爲也、抑別有所畏也、

邪臣殘忍太甚疏

江東之

臣聞治道去其太甚、當權臣勢焰熏灼之時、諸臣與之交往、未爲濟惡非太甚也、臣不敢過求以傷國體至於殺人以媚之、使效者含冤、生者共憤、上悖　聖主天地好生之德、下陷忠臣義士父毋妻子伶仃之苦、言之痛心、聞之酸鼻、臣所以久鬱不平竊懼下言煩瀆屢思中止、而義不容已、不敢不陳于君父之前也、頃者　陛下允臺臣之請、起建言之官、天下臣民欽誦綸音有感極而泣下者以爲主上有如天之尊不難於誤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見天日、眞有道仁聖之君也、商之成湯、漢

之文帝不得擅其美矣　陛下激發忠義之權示儆於前將以大用於其後諸臣忠君愛國之誠少挫於始猶得大展於其終惟死者不可以復生忠義之魂不及一見　陛下即垂哀矜之念亦無所施人心所以感戴聖恩爲益切而追恨邪臣爲益深也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謂無輔理之功但才太高性太拗權太專心太險媚已者立隮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監察御史劉臺論劾居正其義正辭嚴切中時弊固不出於趙世卿余懋學之下也其忠肝義膽可方古人是亦吳中行鄒元標之流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門生屬官令其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讐家代創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夫門生之與座主情有所昵屬官之奉上司勢有所畏臣不屑求其人以罪之至於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奉旨查勘使其不吐不茹少盡憲臣之職臺亦不至於死也奈何應昌心同狐媚有玷豸冠挾制司馬威逼良善揑報虛贓寧欺罔朝廷不敢抗違居正其齎本承差掌道御史問之輒嗚咽稟曰劉御史初建言被逮罄囊不足以充路費三司當時親見何曾有分毫之贓

今爲于御史所誣遼東衆口稱寃如夾打贓生員逼其招認送臺銀五百兩貢廩生二百兩即可援例入監何用五百爲也誣臺之贓大都類此宗載復咱江西巡按今故陳世寶曰了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遂擬臺遠戍臺之家產不足償贓之什一乃誘充軍該死人犯代爲完贓以實其罪勢臨利誘督逼悍解以肆其虐凌辱百端苦楚萬狀臺至潯州府身死衣衾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長安故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宗載殘忍流毒江西士民切齒其詰責劉臺之語尤闔省寒心臺之父兄可審而證也參照得僉都御史玉宗載甘爲馮保之義子自恃居正之私人阿附權勢倚邪黨爲泰山之安謀害忠良視人命同草菅之賤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贓以傾僚友恐於落井而下石枉法以媚要樞乘其烈火而加膏憲臣若此國家奚賴法當以從論者也宗載係臣堂官臣執禮素恭豈敢沽强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之素厚豈肯爲薄夫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惟知人爵之可要不知人心之先欵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爲是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恤況爲欵御史以論生御史臣心竊安之伏乞陛下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

罪勑下吏部諒加恤典將王宗載于應昌亟賜革職勑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路楷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所憐者一命之寃所遏者將來無窮之虐所正者二臣之罪所愧者天下後世爲臣趨勢之心庶幾寃抑得伸神人之公憤以雪幽隱畢達聖德之明斷益彰矣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疏　阮子孝

臣待罪留垣近接邸報恭聞　皇上洞燭遺姦昭察隱惡起忠良於畎戍之中復言官於降調之後蓋不啻如雷霆之撼擊而罔敢越志如日月之照臨而無或遁情萬年太平之治身親見之矣臣欽承明旨何敢追言往事乃其間猶有欺君誤國公道難容諸臣論列所未盡言而　皇上雄斷猶未處分者臣其容以無言乎竊惟我國家設科取士專用經術所以搜羅豪俊以弘施化理者端在於是豈爲權勢子孫計哉又豈爲小人阿附權勢以圖進身計哉二百餘年惟此一節最爲公道而

名卿碩輔皆繇此出葢斌斌稱盛矣先是嘉靖年間有大學士翟鸞執政其子翟汝諫汝孝皆得中式當時言官糾論有一鸞當道雙鳳齊飛之語 世宗皇帝超然頓悟並皆黜革不敘遐想此時公道尚昭昭未泯乃今則有太謬不然者葢緣故太師張居正秉政十餘年值皇上冲年擅作威福而伊親吏部侍郎王篆又以邪媚小人為之鷹犬附已者雖甚不肖必居顯榮忤已者雖極忠賢悉蒙擯棄是居正與篆之喜怒即天下榮辱之所關也縉紳之士違衆特立砥柱中流者固多而蟻聚蝘營覬顏阿附以求媚居正之心者良亦不少如張居正男張嗣修懋修敬修俱膏粱子弟不識一丁者也敬修中癸酉鄉試則巡按御史舒鰲所取居正許以京堂後被御史劉臺列之疏中其事竟寢嗣修中丙子順天鄉試連中會試及廷試則託徐爵密通馮保中一甲第二名懋修已卯鄉試則巡按御史郭思極所取其外簾本房係原任常德府知府曹慎也懋修墨卷止完二篇郭思極得之以為奇貨即置之袖中會試墨卷俱在外倩做臨時傳遞廷試題係居正所擬先示懋修亦倩人條對然後赴試遂中第一甲一名敬修亦中二甲末幾郭思極陞京堂曹慎等俱擢提學居正寵僕尤七又對

人言我家已有狀元榜眼後來還有探花此雖出自小人之口安知非居正家庭之常談乎故壬午鄉試有幼男隨居正在京尚未進學湖廣撫按官不知居正病危差人接回原籍科舉行至德州而居正不起始差人趕回不然則今科探花又歸張氏矣王篆在南京操江時伊掌院莫敢忤者後歷轉吏部招權納賄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迨居正病故乃重賄馮保結交甚厚以大張氣焰其子監生王之鼎生員王之衡文理原未甚通京中縉紳奔走門下者預取坊間時文代爲筆削假作王之鼎等窓稿大加圈點刊行中外以示可中且令人勿疑及王之鼎由京師赴試應天南京大小官員間有差人赴淮安或徐州地方迎接者有親自出郭迎謁者比進都門即館於原任禮部劉尚書之宅下程餽送其門如市及場中編號又查各府州縣生員禮記有名者與之連號代做臣自上年八月終赴任留都尚未揭曉都城士民紛紛籍籍皆云王之鼎已中了臣始不信及出榜果中一十五名已而相會士夫又云王之衡今科決中無疑臣亦不信及閱湖廣試錄果中二十一名始信夤緣有自而人言之果不虛也夫居正挾 皇上威令以予奪天下而伊男三人相繼擢巍科王篆假居正權勢

以攝服天下而伊男二人並得中鄉試是居正與篆但知爲身後子孫計而不復知爲陛下計也奸邪小人但知有居正與篆而不復知有陛下也使國家大公之典爲權姦私已之圖祖宗求賢之科爲小人壟斷之局蔑視君父紊亂朝政莫此爲甚中外臣民所公惡天地神人所共憤也　陛下獨未之思乎竊恐此風一倡人皆效尤爲宰卿者必使子弟人人登第而後其心始安否則爲缺情互相欺蔽習以成風則賢才何繇而得治道何繇而興其國家盛治之蠹誠非渺小此臣所以日夜皇皇拊心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軫念求賢重務大彰國法比照翟鸞事例張懋修張嗣修張敬修王之鼎王之衡槩行罷黜不叙以爲權奸公行欺罔者之戒仍將郭思極曹慎等查明一併重處以爲小人附勢干進者之戒及通行兩京十三省已後鄉會考官監臨執事等官各宜矢心奉公期得眞才毋許仍前附勢狥私違者容臣等據實參奏庶姦邪屏跡公道復明賢才可得而治道日登之理矣

特薦輔臣以贊聖治疏　呂坤

訪得原任大學士王家屏、兩間正氣崢崢、一段忠心藹藹、立朝大節。當與日月爭光。輔世弘猷。可使乾坤交泰。一自乞身之後。不忘憂國之心。臣以爲軒轅六相。虞帝五人。貳公弘化之地。尚未盈員。一德咸有之臣。豈宜在野。至其去國心迹。臣請得而備言之。先是　皇長子當冊之際。係　皇上欽定之年。科臣仰遵成命。及時請行。皇上偶震天威。盡加斥逐。中外臣民。皆有廢長立少之疑。惟時家屏亦以爲疑。而臣獨不疑也。臣寄家屏書曰。無激　皇上。皇上聖明。廢長立少。斷斷乎其不爲也。其

可信者有十。天生萬物。皆先長而後幼。譬之於樹。中枝其嫡子。旁枝其庶子也。中枝未樹。不可無中心將扶高大之老枝乎。抑扶續發之新枝乎。皇上觀於萬物之理。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一。自有國以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三代明王。未之有改也。改三代明王繼立之常經。於理爲悖。皇上考於哲王之事。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二。高皇帝大建藩封。懿文太子長子也。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燕王。燕王齒居第四。懿文殂。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欲立燕王。當置秦晉於何地。太祖無以爲辭。遂止。夫以成祖聖明遠過秦晉而高皇帝創業得以自專。竟不敢違歷代帝王立長之義。皇上孝先法祖。乃敢違高皇帝之成法乎。其必不廢長也三。昔周景王欲廢庶長子猛而立庶幼子朝。致有毛伯之難。魯惠公廢庶長子息而立庶幼子允。致有子翬之變。魯莊公廢庶長子開而立庶幼子班。致有閔公之弒。晉獻公惡庶長子重耳而立庶幼子卓子。致二十年干戈之患。衛莊公惡庶長子蒯聵而立庶幼子州吁。致有亡人宰醜之刃。春秋以來。不可勝數。皇上博觀前言往行。何肯樂禍貪災。其

必不廢長也四人君紀綱名分與海內臣民共之親郡王將軍中尉等宗室公侯伯指揮千百戶等官天下奚啻數十萬非立嫡則立長甲幼不得奸焉此國家定制也皇上廢長立幼親郡王以下皆欲廢長立幼封襲疏上該部議覆從之則天下相爭無已時不從則天子作法爲口實皇上者天下王侯之式樣也式樣一差四海效尤朝廷何以禁之其必不廢長也五昔宋太宗立眞宗爲太子謁廟還宮都下軍民數十萬踴躍歡呼皇長子者天下臣民所仰望者也萬一棄而不立無論天下兆民互生異議即滿京文武百官數十萬大小軍民未必肯服皇上知中外人心久矣其必不廢長也六無論中外人心即兩宮聖母欲立長乎立少乎九廟神靈欲立長乎立少乎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傷聖母之心拂列祖之意其何以視萬方皇上何等聖明而肯爲此哉其必不廢長也七坤聞道路之言皇上每見長子聰明便生歡喜國有長君乃社稷蒼生之福皇上有幾子寧不知其孰壯孰弱孰賢孰否乎其必不廢長也八皇貴妃每勸立長雖古賢妃何以加焉此皆明於天命察於人心洞觀禍福之機熟知安危之計者如此忠言皇上豈有不

從之理乎。其必不廢長也。九。皇上言極堅定。事不更張。坤歷官中外二十年。未嘗聞聖主失一言之信。數年以來。立長綸音。無慮數十下矣。載之史書。刊之邸報。兩京十三省。九夷八蠻。千萬億兆人民。莫不耳聞目覩。而一旦更之。後有詔書。其誰敢信。夫使臣民不信朝廷。非社稷無疆之福。其必不廢長也十蓋　皇上至誠眞實之心。不信於臣下。已自難堪。而科道忠直懇切之語。又激於宸衷。安得不怒。雷霆震擊。斥逐言官。而天地仁慈。久當寬宥。坤何以知之。昔者朱鴻謨趙世卿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顧憲成黃道瞻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曾乾亨董基諤希思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聖主堯舜之心。乾坤之度。何嘗以一言一事深罪言官。竟成棄擲哉。古人云。明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　皇上不輕社稷。何肯不愛仁賢。徐俟天顏自霽耳。大抵臣子之於君父。迫切懇直。徒足以甚其嚴威。委曲和平。乃所以成其盛德。閣下大臣。聖主所重。倘積誠感動。自無不回之天。惟無激幸甚。彼復書曰。家屏侍　皇上左右。積有歲年。知　皇上深。皇上聖天子也。家屏何敢疑其立少。惟是皇長子春秋向盛。及今不早教諭。何繇端蒙養之功。諸諫官進勸甚

忠乃今貶謫過嚴誠恐傷虛受之量家屏忝列輔臣既不能匡救聖明又不能保全忠直義當引退若過激之罪家屏不敢辭倘 聖恩浩蕩薄譴而賜之還家屏不敢一日忘內省其何敢一日忘聖恩臣與家屏往復之言如此臣以是知家屏忠貞天植獻納成聖主之明禮義自閑進退得大臣之體伏惟 皇上特起丘園列之殿閣俾與二三輔臣同心佐政太平事業指日可與矣

乞斥輔臣回籍守制疏　鄒元標

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乞 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草茅幸蒙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天聽不敢呶呶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彘敢取身胥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之臣聞天之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

也爲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所攸係也必置身于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居正於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其身而正人耶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著者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它郡邑臣鄉先時每科聯登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竊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

決之先歲者足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莽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知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于彤庭投忠肝于玉陛者未之見也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不先稟命則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覩黃河汎濫漂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蒿爲巢啜水爲飧目及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彼旱魃爲災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千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者衆矣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且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

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古昔之碩輔宰相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事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冒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糜爵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糜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天下稍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吾未見上下交相疑懼而禍不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留此位彰彰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玩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辦非常之事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今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失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

人今有人于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者此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疑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傷人之謗議卹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常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忿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上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已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猶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爲曠職臣覩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

謂公論倒弛、一至于斯、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敎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眞爲社稷計哉、葢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誠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隊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身服豸繡、心同犬羊、天下嗷嗷于楚臣切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矣、臣忠憫如此、伏乞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

謹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疏　鄒元標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

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清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逖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籍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

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益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日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正人難得公論易淆疏　魏允貞

職近接邸報見吏部以拾遺覆議奉旨回話又以回話奉旨罰俸降級有差職愚不知考功何大罪而　陛下怒之甚也夫吏部以黜陟爲職賢者議留不肖者議去固不當任一已之私心尤不當狥他人之喜怒自閣臣藉柄而爲吏部者專伺意向以行黜陟意所予卽不賢不得議去意所不予卽賢不得議留無論尚書失職司官亦鮮有勝任者今歲六年考察幸值正人在事公論大明疏上梼出中外忻忻以爲黜幽盛典近年未有奸貪者無漏網忠直者無覆盆中間如吏部員外呂胤昌

則尚書鑨甥也都給事中王三餘則考功南星姻家也上林署丞趙志淑則大學士志皐弟也都給事中胡汝寧則爲大學士錫爵疏論高桂諸人者也翰林簡討王肯堂則勸笞饒伸諸人者也御史樊玉衡則大學士位所囑吏部毋外轉者也職愚以爲吏部不私其親以奉陛下之法閣臣亦安敢庇其私以撓吏部之法庶幾乎太平可望焉而今則大謬不然者考察無幾而言官之疏上矣又無幾而專權結黨之旨下矣又無幾而罰俸降級之旨下矣豈出陛下意哉外議嘖嘖咸謂考功黜閣臣之私人閣臣怨吏部之處其私人嗾使言官代爲報復兩次擬旨皆有所因夫忿已之失權而謂人之專權護已之黨與而謂人之結黨職愚不知閣臣何顛倒至此也而其爲治體損甚矣假令吏部之權盡奪閣臣之情盡得授於吏部喜即留不必賢怒即去不必不賢是居正不效不去而王國光楊巍復用也且職亦嘗面詰鉛爵矣一則曰聖怒不測二則曰聖意難回職固知非陛下意也以志淑汝寧肯堂輩皆閣臣之親也效力於閣臣非效力於陛下者也陛下何私焉夫使數臣者去而人惜之閣臣猶有辭也今去而不惜且稱快焉以吏部職愚益有不知所謂也今歲拾遺若李尚思

徐一檟盧維禎劉希孟皆向爲吏部而不得罪者博富貴於眼前敗身名於日後如之何而可也至如王教鄒觀光趙南星皆近爲吏部而得罪者其身則享大名其才俱未一展又如之何而可也繼自今爲吏部者將爲尚思諸人乎恐不便於國將爲南星諸人乎恐不便於身吾恐聖明亦未有所以訓迪之矣職愚區區非爲南星惜者誠恐吏部各官以此爲戒即有南星其人亦不敢爲南星事矣爲公論惜爲陛下官人之法惜耳職納言之官職掌封駁所知所聞如此冒昧陳於陛下之前閣臣怒職與否職亦不暇計矣伏乞收回成命仍復南星原職將來事業必有可觀又乞勅諭閣臣各平心易慮棄小嫌崇大公則治道幸甚國家幸甚

忠言被黜人心動搥疏　張棟

臣等待罪掖庭、幸事　明主、日食大官、愧無寸效、茲當泰亨方新、適萬邦述職之會、天下人心咸欲快覩於今日者、無如　皇子出閣講學一事、臣等念切宗祊、共傾葵霍、特爲此請、雖事屬禮垣、則李獻可爲之首、而臣等同官無一人不同此心者。雖臣等屬爲言官、則言之自臣等、而中外臣工鱗集闕下、又無一人不同此心者。忽奉　聖旨冊立已有旨了、這厮每又假預教、輒來煩瀆、且本內弘治錯寫弘洪、顯是逞臆瀆擾、侮戲君上。好生可惡、爲首的姑著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箇

月吏部知道欽此一時人心相顧錯愕若聞雷霆驚壓欲死夫　皇上以神明在宥持虛受之懷弘聽納之量二十年來間有一二誤觸聖怒致被譴責者非言之無當必言之過激者也此在天下可以諒聖心而聖心亦可以自白於天下若今日之黜李獻可人皆莫知其繇矣庶民之家有一愛子常恐教之不早無以端蒙養而儲聖功豈過慮哉爲承家計也況國家之大二祖八宗聖聖相傳億萬年無疆之統屬於皇長子一身其關係之重爲何如者古人慎胎教凡以教子貴預耳皇長子今年十有一歲已過小學之期及今就師傅親詩書猶嫌於晚失此不學日月逝矣此其關係之急又當何如者臣等乘時進言非無當也而仰承　聖旨未請冊立先請預教又非過激也　皇上愛子一念出於天性臣等言及至此宜渙然相悅以解而半字之訛何以遽觸　聖怒且尋常章奏亦或小有過差皆蒙　聖慶寬容而獨於冊立輒稱煩激更以小失坐之大罪臣等愚昧不識　皇上何心矣即李獻可一人之黜何足道哉雖因此而盡黜臣等臣等固所甘心不敢怨也惟是皇子出閣講學實係天下人心朝夕仰望　皇上之可以對天下而慰人心者無逾此事臣等之可以效愚忠而事明主者

亦無逾此事臣等誠不忍戀一已之祿位而坐視人心之動搖以負　皇上二十年豢養之恩矣天威方赫斧鉞在前臣等亦人耳豈其不知避諱顧赤肝在胸熱血未冷事關國本謂當垂涕泣而道之初非循習故事爲一李獻可請宥而已也幸而此點真誠足以挽回聖意特出內旨舉行盛典使四方之傳聞逖聽者共慰其快覩之心則黜一李獻可固無足惜并臣等三十餘人而盡黜焉亦無足惜脫或聖意必不可回是臣等之真誠不足以動　皇上也臣等之所以事　皇上必有所失也願與李獻可同黜以去臣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三王并封關係宗社安危甚大疏　朱維京

臣以一介草茅蒙聖恩錄用尸素有年媿無以報連年窮見舉朝縉紳之譚道路軍民之祝與四海九州喁喁之望惟在早建元良一事而在廷之臣批鱗苦爭亦不知其幾臣彼時仰欲冒昧一言顧以　皇上英特高出千古必不肯變易祖宗之成法且閣部大臣必能宛曲回天以濟大事臣又見聖諭有册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行之旨以此不敢出位妄言日惟翹跂青陽之至以快睹清朝之盛舉而已頃者閣部該科至期遵前旨上請未報忽於本月二十六日接得聖諭朕所生三皇

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册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來年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讀之不勝駭愕、竊思此一舉也、社稷安危所關、王德隆汙所係、萬世貽謀、一時伏機俱在於此、此而不言、則爲欺君爲誤國、今閣臣已奉諭擬勑矣、部臣亦遵巡奉行矣、臣安敢避位卑言高之罪、而不爲　皇上一陳之、臣聞信者國之大寶、故語云、敬事而信、又云信如四時匹夫自好、且不肯使不信於人、況堂堂天子之尊、赫赫綸綍之重而可不信於天下後世乎、往者聖諭有二十一年册立之旨、今忽改而爲分封之詔、夫分封册立二事也、皇子諸王異等也、諸臣所請者册立之前旨、而　皇上所頒者分封之新令、是　皇上悖前旨而更新令、臣民仰望之心謂何、人主大信之道謂何、夫剪桐何事而史佚以爲天子無戲言、矧大號久頒臣民胥仰、豈戲言而可悖之、傳之海內書之史册、天下後世以皇上爲何如主耶、故臣願　皇上之示大信於天下也、臣又惟本朝家法最爲嚴肅、二百年以來聖子神孫守而勿失、雖有超世之材曠古之見、亦不敢分毫踰者、此我朝之盛德神功度越

千古良有以也聖諭謂立嫡爲祖訓誠然臣聞立嗣之道以嫡以長此不但我朝祖訓爲然唐虞三代以來有道之君孰能外之但謂少遲册立以待中宮之生嫡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臣萬萬不敢以爲然也臣歷考本朝宣宗之立則以洪熙元年英宗之立則以宣德二年憲宗之立則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則以成化十一年皆近不過三四齡遠不過四五齡而即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列宗曾不少待以稽盛典此祖宗創業垂統深謀遠慮正聖子神孫萬世所當取法者即皇上册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芳規具在

皇上何不取而證之也且大聖人作爲萬代瞻仰後世則法祖宗朝無少遲以待嫡嗣之典而獨自 皇上發之則後世子孫將藉以爲口實其流之敝殆有不可勝言者臣竊爲 皇上慮之也臣又私料三王並封之意或 皇上有鑒於世宗皇祖末年之事殊不知世宗皇帝未嘗不舉册立之典查得嘉靖十八年世宗手勑册立東宮太子並封二王同在一日册文儀注載在國史班班可考至於末年盛典久稽乃當時大臣不能引君於道至今縉紳譚之猶爲扼腕豈世宗初年之意乎夫虛儲位而封三王考之祖訓則無定文稽之累朝又無

成憲誠恐九廟在天之靈萬世如椽之筆當有不安於
皇上之此舉者矣臣又請爲
皇上極言之語云禮莫
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以聖人爲政必先正名者誠有
見於禮樂刑法之所攸關而後世忠臣義士捐生冒險
以爭區區名號一二字之間者亦以三綱五常非名不
立百官萬姓非名不治奇禍隱憂非名不弭今也分封
之典三王並舉則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
無章府僚庶寀同而無辨震位爲之久虛主鬯懸於莫
屬名分不正猜望愈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種種在此
皇上雖日置百喙以家諭戶曉亦豈能解臣民之惑息
道路之疑乎臣又聞人臣事君將順其美　皇上念及
中宮嫡嗣之未舉此其用意良厚臣敢不將順顧以將
來預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臣恐中宮聞之亦有大
不安於衷者矣故臣願　皇上之遵祖制以光聖德也
然臣因是而不能不責備於今之元輔焉古云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大學士吳錫爵夙以忠義
自負　皇上亦以心膂寄之此其自待豈後於古之大
臣邇者千里而來海內延頸而望以爲必能收遇巷之
功定安漢之策也乃者　皇上雖有分封之意猶不遽
行而以手札諮之錫爵爲錫爵者即不能如李沆之引

燭焚詔獨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反覆披陳至再至三必求轉移聖意而後已如其不然則王家屏之高踪尚在　皇上優禮大臣必無韓瓊來濟之辱也奈何智不出此噤無一語即欲如吉擬勑若吏書之承行惟恐後者絕裾而行兼程而至所爲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昔宋王旦賢相也因子不諫天書一事史臣至比之罪人彼其初心亦豈不知有公議惟其容悅患失之心勝是以不能自持臣方以古大臣望錫爵豈忍比之至此然旦素勣人品雖殊念頭不遠亦不可不以爲鑒也

馮道大臣之不可無風節也

伏望　皇上深維國家根本之計恪遵列聖立長之規大渙綸音收回成命照十六年前吉舉行册立大典如或以皇次子三子亦當分封請查照嘉靖十八年事例與册立元子一並舉行則九廟之神靈以妥四海之延望以紓而萬世瞻仰聖德日月之更四時之信豈漢唐以來之英君誼辟所敢望萬一哉臣一念愚忠千肖天威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張養蒙

臣竊聞慈父不過怒其子、仁君不過怒其臣、近該刑部尚書蕭大亨等、因御史曹學程久繫抱病、疏請早賜矜釋、滿朝臣子、企仰 皇上泣罪解網、在此一舉、不意聖怒愈甚、徑置重辟、莫不相顧駭愕、變色失聲、臣等伏念 皇上臨御以來、寬仁大度、人有不及、常以情恕、即有觸忤、繫荷優容、乃御史曹學程、何獨不幸、致干天怒如此、在學程不識事機、未令聖意躁妄之罪、臣等即百口亦不能爲之解、若謂其抗違避難、臣等則諒其萬萬不敢也、蓋人臣食君之祿、此身毛髮、莫非君有、水火可赴、誰

敢規避、惟是學程當時止泛論科臣東封事耳。未嘗奉差巧脫。似與避難者殊科。未嘗遇變偷生。似與失節者異狀。以此加罪。固律例所不載者。罪人于律例之外、恐言路人人自阻。朝臣人人自危矣。且昨　皇上於會審應決重犯、尚爾暫免行刑、市井歡呼、生同再世、矧侍從耳目之臣、一言不當、遽忍以大辟坐之乎、臣等非爲學程惜。爲聖政惜也。非敢拂明旨。爲聖德惜也。倘　皇上偶以一時之怒。法紀失平。臣等遂以緘默之故。匡救失職于私計便矣。如公議何。伏乞　皇上霽雷霆之威、弘天地之量、慨易成命、俯從宥原、或重加謫罰、以警其後、庶言官各圖捐軀之報、而聖德益增轉圜之美矣、臣等不勝哀懇俟命之至、

聞命惕衷自慚獨免疏　顧憲成

頃者　皇上覽科臣劉道隆疏、切責吏部專權結黨、隨奉旨回話、　皇上將該司郎中趙南星降調外任、一時聞者洶洶、相與求其故而不得、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有惶悚而已、竊念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於議留虞淳熙楊于廷二臣、臣等亦以爲誼出憐才、嘗從吏之、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頹風、以報　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逮

南星遠甚其迂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靦顏在列將來招釁速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矣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用是不避煩瑣仰瀆宸聽伏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臣愚幸甚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臣愚亦幸甚臣等曷勝惶悚待命之至

國本已定復搖疏　錢一本

臣接邸報見册立元儲之事既有着改於二十一年行之旨又有再來煩擾的定改於二十二三年之旨臣一見之不勝駭愕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此者亦未有王言之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反覆不一如此者夫匹夫無信不能自立矧在萬乘率斯言也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爲　陛下危之然知聖心蔽昧已甚臣即危言何能以動聖聽請以明白無疑之義理敬爲　陛下一解其惑夫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明旨非不昭如日星然民間士庶人之家凡善教其子者

在五六歲已令從師讀書今皇元子年長十齡猶不使之出閣講學而僅使刑餘以傳其字是　陛下之愛子不如民間士庶人之愛子號爲至親者弗如是也皇元子之母妃而弟之母貴弟之母加於兄之母之上弟有不挾其母之貴以加於兄之上乎號爲有序者弗如是也故册立之章一日不蚤定　陛下以爲至親九廟神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不親　陛下以爲有序九廟神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無序夫使列聖疑於上羣情疑於下而　陛下獨自信其親獨自信其序若可以假烈祖而無愧對天下而不怍施諸後世而斷然成其王者之大信者無他不過欲效我世宗肅皇帝之所爲耳臣以世皇雖壽不過享國四十有五年何如文王受命中身亦享國五十年何如商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又何如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舜三十徵庸三十即位在位五十年二帝與賢先期巽位三王傳子册立教諭尤無不豫而且蚤享國享年皆過我世皇世皇之足法甚多不在册立一事且世皇曷嘗不預册我皇考穆皇帝也事在嘉靖十有八年二月　陛下不聞乎即使如期册立皇元子視世皇已過二年顧可再遲耶矧今事體又萬萬與世皇時

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皇時之所無也凡子必依于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貴賤懸殊體統迥異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更何以處此世皇時之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潛龍邸第今日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母又覬子之位而日夜樹功此世皇時之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前皇貴妃執此爲信以要陛下如其無此事也則可如傳聞之言或有影響及今不爲斷制盡惑日深一日剛斷日餒一日事體日難一日此世皇時之所無也陛下奈何法世皇所無之事耶前者傳播聖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由今觀之此非陛下預設機阱以禦天下言者之智乎推陛下之意將使届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届期有一人言及即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着改遲一年明年届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復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定又改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得依違遷就委曲遲延以全其祗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　陛下之禦人至

巧、而爲謀則甚拙也、何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之視聽、而何能以欺天下萬世之人心、臣請陛下速行收拾此等機心、前之以二帝三王爲法、近之即以我世皇爲法、仍如前旨、斷以來春舉行册立、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氣充盈於四海、歷年遠駕於三王、皇元子千秋、我　皇上萬萬斯年、雖堯年之一百二十、舜年之一百有十、未足與　皇上方軌也、臣於論相之疏已備、深恐　陛下尚未洞然開悟、敢直陳其明白無疑之義理、以俟聖明採擇、又如此、臣曷勝隕越待命之至、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史孟麟

臣惟册立大典、貴協輿情、羣言僉同、即爲至論、自正月二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思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爲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觀、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家法、而爲後世慮深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

爲王輕國本紊名分壞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册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即皇考第三子爲景王是皇考非以元子爲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皇祖蓋立太子於初年非晚年而猶不立也是豈可爲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　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册金寶立爲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爲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爲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

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故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遵祖訓耶非耶無乃非祖宗憂天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亂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胙之土俾稱藩臣今　皇上繼體者元子也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　皇上　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宜行之而奈　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　皇上所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　皇上有子則已子爲嫡庶子爲庶無子

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爲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册所著指爲厲階奈何以漢宋一二偶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釁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皇上曷爲而權宜元輔曷爲而曲引廷臣曷爲而固諍皇上曰被誣元輔曰蒙詡意其有隱情歟幸畀其說答曰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皇上一身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肯誠恐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爲賜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闇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睨儲位如魏王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 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幷斧鑕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

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毋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兩儲宮鬮中自有家法　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鬮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鬮之私情亦不敵　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　皇上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爲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宮爲解以封王爲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册立之期壞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持犯屈建逐兎之戒拂人心誤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而犯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廷臣不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

肯而仁宗立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與知願 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宗藩事重直陳行勘始末仍祈罷斥以謝人言疏

郭正域

今年二月間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臣寓邸謂臣曰楚府儀賓袁煥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煥等苦告不去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聞又月餘而臣始奉旨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矣奉 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該部院衆看來說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

問、時三輔臣皆然、臨別時、一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趣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寃、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取華趣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聞、候旨未下、華趣投揭臣部、大略謂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臣當批儀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時華趣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旨處分、早令趣去、奉聖旨華趣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羣黨、輒參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參看來說欽此、臣以爲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懇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體訪、而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偏狥、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而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明、不勘則各宗之罪不定、今一貫先時于王疏、則以爲當勘而今于各宗之疏、則以爲不當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勘在部中、聽斷在地方、處分在　皇上、臣何與之有焉、既而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你們既已會同參看、着行與該撫按從公悉心勘問明白具

奏欽此臣行文間楚王令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許臣萬金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尊貺毫不敢領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即欲發覺緣楚事正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恐涉好名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　聖旨這事情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　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前撫按勘報尚有異同還着九卿科道從公看議來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略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議單不下萬言例該即日上奏不敢稽緩遂不能一一抄謄上煩

御覽臣部中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單用印鈐記次日仍令該司抄謄數本分送閣部其事之始末如此臣今將華越原揭楚王禮帖上呈御覽夫沈子木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竊以爲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于天下聽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爲行止臣不意　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　皇上也以上諸語臣可與一貫面質何敢欺誑　皇上試謂此等大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誰敢于二三千

里之外冒昧擔當乎蓋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有今日矣今聞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　皇上試問撫按併在事司道府縣諸臣有一字相聞豈能爲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頤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足服人又每事過持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謚與奪人之謚皆不過爲　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伏乞　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至其楚王禮單華越原揭臣不敢改易抄謄謹封原紙呈上御覽

遵明旨看議類奏懇嚴謚典以重公評疏 郭正域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謚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三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造冊送部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謚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予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謚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于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于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議上請奉旨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謚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與之典欽遵臣惟議謚最難而議謚于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謚易今日補謚難得謚榮也而補謚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生于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于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參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爲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溢美應改者一人爲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爲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爲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儉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矩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蹟

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幃、而或謂其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遐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諡當補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酌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諡重。自諡之窮而有奪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于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于九原之下而已。若夫爭奪相形、忮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欵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原諡恭襄、論自負才略、頗有時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

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委

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畫諾而已嘉靖二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詞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于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發言則請降諭問本部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曷爲永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計其粮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爲難辭欲上自棄之　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爲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爲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諉其責于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咎爲功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蟾眞蹟逢迎取寵繙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謚恭肅、光昇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逢迎主于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爲感動太息留

中數月餘、會上有疾煩懣、詔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上竟留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謚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謚文安、阿附權相、搏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掌吏部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二府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illegible]人、如葛守禮之類、呂本考察廷臣、分爲三等、以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等爲一等。留用。鄢懋卿楊順等爲二等。亦留用。葛守禮等爲三等。罷去原疏具存。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繇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鉏排異已以懾衆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疎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爲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謚文恪、一生渰阿淟涊之狀、言之令人羞澀、晉掌邦禮、脂韋卑鄙、略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已上詳載各

官書冊應奪謚

溢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謚簡肅、張居正奪情時、瓚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楫鄙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謚。溢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破攻南昌。濠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

乃以齟齬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悌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徵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官錦、諸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悌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爲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爲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穆自少攻苞淡、嘗大書座右、唆得菜根、百事可做、此人官請託不行、問遺並絕、爲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寃、澈貪墨、摧豪强、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爲僉都御史、穆卒榮爲志其墓、人以爲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寧如一日、其歿也至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

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攜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者告府。孔臨行欲訐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啓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菱藕曆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于天性。然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智少貧、掃樹葉讀書、二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楊鼐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

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色自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精于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于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判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帝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撫江右、正當戊子已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萬衆、晉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爲任、門無私謁、權貴請托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歸田後至無室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恭進四勿箴疏　雒于仁

臣性戇愚、筮仕縣令時、厭薄時奔、不肯詭隨人、常以病請休致於撫按不准、既而叨轉京官回籍、臣意在恬退矣、臣父迫之使就職、臣思人不仕則已。仕則當匡正其君。臣到京閱歲餘、僅朝見于　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年火動、常日體輭、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輟而不講、臣以是知　皇上之恙、醫術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四箴、可以療病、請敬陳之、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以　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夫何醲

味是躭、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酣之後、持刀舞劒、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　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騙門、寵鄭妃而冊封徧加、即王妃有育皇冢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則溺愛鄭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也、以　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儉德也、夫何取銀兩動至幾十萬、索潞紬動至幾千疋、略不知節、甚則拷索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怒。而加杖如張鯨。以賄通而見用。給事中李沂之言爲不誣。若使無賄。　皇上何痛絕忠良而優容讒佞。況沂之瘡痍未平。而鯨憑錢神復入。

雖　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　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彼誠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計其數。竟使斃于杖下。此輩密邇聖躬。使其死不當罪。恐激他變。甚則宿怨藏怒于直臣范儁、姜應麟、孫如法、俾幽滯于林泉、拘禁于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清、　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　皇上誠戀色矣。何以正臣下之淫蕩。　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　皇

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纏繞于心、係累其身、聖恙何時而可已。皇上春秋鼎盛之時、經年不朝、過此以後之年當何如耶。今春會試場、輔臣出論題曰、聖賢所以盡其性、是默指　皇上好貨好色、但其指引而不發、恐　皇上亦未之悟也。臣特撰四箴以進之、但臣之說逆耳之言、格心之論、對症之藥石也。倘蒙俞允、出御便殿、多接正人、遠彼宮妾、除此四累、以靜攝、不踰半年而聖體必强壯康豫、如其不然、願碎臣之首、并當欺誑之罪、設若讀疾忌醫不以臣爲訕謗、則必以爲沽名爲出位訕謗非臣所敢也。臣犯言而諫、且不計死沽名何爲若爲出位古者設誹謗之木于道路、且求言于士庶、況有官乎、求言而不可得專設諫官使不得不言非諫官之外可槩箴天下之口而使不言也。近見科臣李春開所奏之事、自有朝廷處分、但分官守言責爲說是阻塞言路言路不開國家遇有大事人所不敢言者科道將曰吾輩不言他人言之其有愧于言責多矣若箴人使不言彼將曰吾輩不言天下莫敢言者但舉刺人才條陳世務求無利害足矣若有禍于已而有裨于君皆避而不言豈祖宗之法乎聖疾踰年若使有人言及病根　皇上

可望改省聖恙可竢痊期臣可默然臣見年餘言者未及病根醫者未曾收功臣世沐聖恩縱冐出位之嫌不容塞咽結舌已也孟軻氏論國君有取于法家拂士今觀鄒元標正折檻引裾之儔批鱗補闕之拂士也　皇上置而不用臣有以忖其心矣蓋元標一仕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明知其賢忌而不用也豈知直臣不便于　皇上及左右深有利于社稷宗廟者也上既忌言下必諱言其望拜昌言之世遠矣矧當今之時何時也劉汝國之寇雖云暫平南直隸湖廣江之東西荒旱爲極嘯聚可慮且遼夷犯邊雲南鄖陽甘肅等處軍士動則鼓譟而難制此有識者寒心而衣袽之戒誠不可不豫若　皇上勵精圖政引用正直可以潛消不軌者之異志苟如今日宴溺荒淫使豪傑解體將禍生不測況奏牘多留中不出抑不知爲酒色財氣迷而不發乎或出納之際有未明乎倘遇軍國大事憑何奉行究其流弊不止誤事將使上下蒙蔽國脉壅而不通害可勝言哉　皇上之溺好四者詎不曰握生殺刑賞之權人咸畏之而不敢言居深邃密禁之地人莫之知而不之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可曰莫或覯也而遂不撿乎若權但可以傾保祿全

軀之士。而懷忠肝義膽者。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即鼎鑊在前。斧鑕在後。亦所不顧也。四勿之箴。惟臣一得之忠悃。伏望采納。置之御座。庶可以瘳聖躬光聖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即加臣以冒犯之罪。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當視死如歸。含笑遊九原矣。敬將四箴。開列于後

戒酒箴曰。躭彼麴蘖。昕夕不輟。心志內懵。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晉武銜杯。糟丘成風。進藥　陛下醲醑勿崇

戒色箴曰。艷彼妖冶。食息在側。啓寵納侮。爭妍悞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暱姬。歷年不久。進藥　陛下內嬖勿厚

戒財箴曰。競彼鏐鐐。錙銖不剩。公膾稱贏。私家庾甑。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諶。進藥　陛下貨賄勿侵

戒氣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盭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懟孔彰。進藥　陛下舊怨勿藏

縱奸回逐異己疏

安希范

臣竊惟古今治亂之關進賢退不肖兩端而已伏覩近年以來正直老成之臣不安于位敢言秉正之士削跡于朝讒邪諂媚之徒接踵于國私憂過計不忍以一身利害得失之故不一效忠于 皇上者夫趙南星孟化鯉銓臣之秉公持正非若劉希孟謝廷寀諸人依阿納賂輿論稱賢者舉次第屏斥天下共惜而疑之趙用賢悔婚一事雖出于絕惡之過然其人品之正天下皆知其賢止以吳鎮豎子一疏一請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疏攻擊天下又共惜而疑之至如孫鑨之清

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雖才品不同皆部院諸臣中所指爲正人君子者鑨與世達先後去國禎不堪小人罵詈累疏乞休天下又共惜而疑之夫天下共惜者諸臣之賢而不能竟其用也天下共疑者疑閣臣之妬使不得竟其用也近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賢之去斥破陰邪之謀正直和平竊以爲此　皇上之忠臣亦輔臣之諍友可冀　皇上霽威而從諫閣臣革面而回心及見應宿辨疏塗面喪心黨邪害正虛詞橫詆盛氣盈牘借忘諱之名以激　皇上之怒爲一網之計以結閣臣之心癡狗孽狐無復人理參之公論無不切齒明旨着部科勘問臣尤竊計或者皇上欲以舉朝公論明正應宿之罪使奸狀昭著明白以服其心以杜其黨耳續接邸報覆疏雖不能不是攀龍不斥應宿而議處之間人情殊未痛快伏讀明旨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蒙重斥至是而人心公論不能不疑且惜不能無責備于閣臣矣夫閣臣之職輔　皇上以宰制天下天下之事孰大于進賢退不肖者今賢者以其異已而必欲斥之不肖者以其媚已而必曲宥之塞衆正之途開羣枉之路誤國不忠無大于此者閣臣之自文必曰諸臣處分皆出明旨無論閣臣以票旨

爲職不欲欺天下之共知即出宸斷獨裁閣臣受腹心之托獨不能效回天之力乎以爲出自聖裁則閣臣坐視　皇上之過已乏弼違補衮之忠果出于票擬則挾票旨之權陰快私忿而歸過君父不忠之尤者也雖或降斥之後陰爲申救欲以愚天下之耳目而不知肺肝之露昭昭睹聞誰可欺乎　皇上威福之權爲閣臣假借一至于此臣恐將來奸黨盤結正士屏跡國家之禍不可勝言虎豹九閽誰復肯爲　皇上明言利害顯斥奸回乎臣目擊心憂不勝痛哭流涕明旨又謂目今時事艱難民生困苦建言者何不講求理財足兵等項實政乃專鬬是非夫大學論平天下之道惓惓辨別于有容媢嫉之臣以爲子孫黎民利殆之本而理財之末深著用小人之禍至于菑害並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豈不以天下之禍成于小人之得志起于正士之遠跡而正士之遠跡由于大臣之媢嫉深切著明于古龜鑑是非不明舉錯失當小人朋興用以理財則借口于不加賦之說而剝民脂膏用以足兵則僥倖于不可必之功而塗民肝腦釀禍積害必至于不可收拾豈有是非不明而可用人豈有用人不當而可足食足兵者乎臣以必是非明而後邪不得害正大臣無所容其私而小人

不得行其媚然後擇廉貞之士以理財則苞苴不入于權門而國賦自充民生不困擇廉勇之將以治兵則賂不交于政府而軍餉不匱民力自强臣以爲理財足兵亦係于閣臣一念公私之間豈必青苗變法熙河奏績哉再照吳弘濟一疏辨別君子小人洞悉肺腑明于著素乃不蒙採納反遭斥逐總之觸閣臣之忿悞成皇上之過舉耳夫攀龍弘濟相繼得罪臣言一出其罪豈出二臣之下但臣之所惜不爲二臣直恐忠直蒙羣天下之君子相率而退讒邪輕縱天下之小人相率而進夫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也哉臣之所以冒罪而願效愚忠者以此伏乞 皇上將楊應宿削籍并斥鄭材以爲小人媚竈之戒攀龍弘濟復其原職以奬忠賢并乞嚴諭閣臣王錫爵等無挾私心無植私黨無以直言而逆耳無以媚已而悅心秉公效忠斥邪扶正則聖德光于日月久安長治可翹首跂足而待矣干冒天威臣不勝戰慄之至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曹學程

邇者封事大壞、發言盈庭、走宗城、縛惟敬、戮從臣、遶陽偵報不虛、冊使揭帖踵至矣、頃奉　聖旨、允戴士衡、周孔教疏、着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悔是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衆論也、又奉　聖旨、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是　皇上又疑惑于楊方亨之揭、謂封事可成也、詎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貫、轉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城出亡、惟敬就縛、倭奴何德方亨、獨晏然無事哉、方亨且死生未卜、乃請添冊使、禁治流言、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詐、非本兵矯

悞以欺　陛下必狡倭設計以陷中朝臣望　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遼東撫按之報見謂流言今冊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云可成賊臣悞國一至于此吾誰欺欺天乎今據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爲封雖不顯言大都有據倭夷狡詐異常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分割尚義割地不已必捲席朝鮮渡鴨綠而薊遼危矣倭情吐露不待今日自宋應昌經略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時沈惟敬使倭之日已與歃盟即不盡許七事業已經諾二三顧養謙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于惟敬就擒之日已覺發于朱龍光未死之先矣不然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于一封而難于七事不便可知也夫堂堂天朝反爲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昭露則愈箝制此忠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顧罷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以謝天下迺悞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執拘甘心媚倭　陛下獨不鑒南宋之事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祚前車已覆可爲寒心封事之非舉朝以

爲不可、宗城已悞、豈容再悞、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是以賊臣籠絡深計、成則功歸于已、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寧伏鼎鑊、不敢奉詔、夫人臣既委質爲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不避、何敢避難爲不忠哉、顧他日事成、猶可結局了事、萬一不濟、甚至執以爲質、封外要求、即科臣伏蘇武之節、效眞卿之義、必不爲宗城抱頭鼠竄以貽國羞、大損國威、喪氣狡夷、貽臭萬年、臣竊悲之、爲今日計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云可成。則齎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爲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日、今日封事、成耶、敗耶、言官持議、驗耶、否耶、　陛下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參贊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私、奈何偏執、星狠狠自用。皐碌碌依阿。星曰關白可封。皐亦曰關白可封。星曰再遣科臣。皐亦曰再遣科臣。今日封倭之使。即昔日排已之人。彥博之薦唐介當不若是昔魏學曾亦心任事。奇功未見。　陛下嚴譴學曾。而寧夏卒奏蕩平。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冊使行止、社稷安危、係此一舉、願　陛下熟察斧斷、天下幸甚、

糾劾貪汚御史以嚴考察疏　高攀龍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荷　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媕阿隱默、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

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葢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汚者强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核失眞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壩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

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　皇上速賜勑下
吏部議復施行

直陳時政以蘄聖鑒疏　　遂中立

頃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切責、降處
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爲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誼
不能默默無言、臣惟　陛下念閣務煩劇、簡任輔臣、不
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旁搜、
列名上請、公論采之盈庭、可否決于聖斷、不敢專也、不
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
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
清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
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　陛

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以謫去、士紳相顧容嗟、謂憲成以直道被斥而　陛下有不容直臣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銓臣者又用舍人之人、邇者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空之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而憲成又繼之、人才凋謝、可謂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爲、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貫謝廷寀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爲部臣、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斥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閼、煩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　陛下之深慮之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　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必皆于僉議、特簡或繇于私援、故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衆、今輔臣趙志皐等不稽故典、不

惟遠圖妄爲牽引熒激　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强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埸交聳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空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幸公道昭白仕路清夷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人事至此可爲長嘆臣職司獻納冒昧塵瀆非爲銓司惜一郎官也爲國家惜人才也爲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爲國體人才惜也

科臣無端遮飾淆亂國是疏　陳嘉訓

頃接邸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夢皐年例外轉科臣鍾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傷報復中外所共知即二臣倘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爲欺罔何哉臣請略述始末而　皇上誠垂聽焉夫六年京察年例外推此祖宗定制天下之公道所繇係也銓部酌量自有定評往年夢皐曾以外推嘵嘵自辨亡論至今鄙之及今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採諾以定夢皐預知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摭拾楚事與京察疏併上以存展辨之竇夫楚藩之事　皇上排廷議而獨出神

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自爲楚事、京察自爲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宗之法且行矣、楚事無可言矣。夢皐猶借爲端以動 皇上之聽、試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據、且其再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此其意必欲臣等寂無一言、任其橫肆、然後爲快乎、夢皐既已假楚事攻都御史溫純以强自遮飾。又謂純逐鍾兆斗以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爲奸。兆斗不念外出叅藩、體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靜聽、乃踵夢皐之故智、語語惟攻溫純而肆醜詆、謂其暗操吏部之權、謂其直呼兆斗之名、謂其堅持外轉之議、是兆斗明以私怨攻純。不待人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束手不敢推一年例、憲臣噤齒不敢指一官邪、紀綱倒置、小人無忌、而祖宗二百年之令典、不幾于廢墜殆盡耶、臣謂二臣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亂清朝者也。抑臣猶有說焉、書曰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有覺德行四國其順之、元輔沈一貫平章天下、宜持大體務公平、率由舊章、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世磨鈍、今科道數人、一旦留用、 聖主以爲特恩、天下人心共相駭異。方望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貫不以爲規、而以爲頌。天下疑之。乃夢皐兆斗巧辨橫詆。又若陰有所恃而

無所畏忌者。卽元輔心不直二臣。靡有私勞之可念也。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爲。皇上不亟斥之。則輔臣之心不白也。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溫純、守正不阿。人所素知。然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中外考察已五次。任勞任怨。嫌隙既多。今夢皐兆斗。又紛紛力攻其去。不遺餘力。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去何待。臣又以爲 皇上不聽純之引退。則大臣去就之節不明也。

書院當建臣罪當斥疏　馮從吾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當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脈。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

今爲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拂逮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冺心目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喜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司官日事旁囂久廢職業疏　王紀

臣聞人臣委質事主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恣意曠官必非靖共之臣即效顰搏擊終不足以蓋本來面目矣考之往昔閑曹建言亦自不乏未有以建言而捐棄本等職業全不照管者也有之自徐大化始按大化掛名仕籍四十年屢起屢蹶部臣陸卿榮破例復除刑部寒灰再然雄心不已初叅熊廷弼一疏辨難攻擊令人無逃避處不謂連篇累牘枝節橫生而傷及善類也周朝瑞批徑尺之鱗天下目爲朝陽鳳惠世揚射高墉之隼天下目爲殿上虎即語言文字之間稍有過

激譬之森森千丈松自是棟樑大材清廟明堂中必不可少大化乃詆之爲賊爲魔爲奸細且不難以指鹿爲馬加之毋乃大謬乎大化誠抱孤憤欲爲天下擊賊今有人于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臺瓜辭已賦同文館獄將興此今之蔡京也大化何不明目張膽出袖中之彈文以擊此賊直與勁骨浩氣之朝瑞世揚輩日尋干戈不已也兩人已觸世網長安自有公論臣不必深言唯是大化曠官溺職日甚一日臣有不能爲大化解者大化去年八月被南臺王允成參論杜門告病屈指已歷九月

部院不題覆彼亦不再告人臣進退之節顧當如是耶亦且不知朝廷法度爲何物矣臣叨掌邦禁目擊司屬曠官竊祿有違典制敢不據事直糾伏乞　皇上勑下部院即刻照例酌議具奏以望　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以爲大臣不能正已率屬者戒矣

祧廟在邇敬陳末議疏　洪文衡

職等私自忖度去歲神廟升祔則祧英宗矣今茲光宗升祔挨次而祧則憲宗也如以挨次而已何必會議云云也或者從前典制大有不安于心俟今日而更定故須議也至初一日職等從諸臣後與會議之末傳之照舊議祧憲宗諸臣唯唯而退職等何敢異同其間第職等退而深思今日所議祧憲廟者則睿宗之父世宗之祖至　皇上之親睿宗則爲高祖之父亦既五世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憲廟議祧或者睿宗尊親之念亦有不安者則臣子所宜體也祖父一體原無軒輊憲廟議

祧或者世宗尊祖之念亦自有不安者此則臣子所宜體也君子之澤不踰五世　皇上之于睿宗所宜約情循禮而不可使太過者此則禮義之中王臣子所宜酌定以成　皇上之美也葢督者睿宗之入太廟實出世宗一時崇奉之至情也揆諸典禮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得入也且睿宗列在藩封常爲武宗臣矣一旦加于武宗之上于禮既不合于情亦未安第世宗孝思純篤臣子過于將順遂因仍至今而考之前代如漢唐宋繼統之君原無此議也職等職司典禮不識忌諱竊謂今日所當祧者似以睿宗爲宜況睿宗自有特廟玉芝宮朝夕上膳禮極尊崇儼然百世不遷之宗于睿宗在天之靈亦甚慊矣總之當日世廟所創起者私情也今日臣子所酌議者公禮也情隆于一時禮重于萬世議禮諸臣必有以處此矣伏乞　皇上勑下禮部詳議妥確毅然改正書之史冊亦爲美談臣等曷勝悚息待命之至

邪正消長關係甚大疏　郝敬

臣惟世之治也、小人衰而君子盛、世之亂也、直諒踈而讒諂親、盛衰之機、親踈之分、惟在人主之一念、直臣一言、人主欣然信之、則衆君子得志而治日興、佞臣一言、人主欣然信之、則衆小人得志而亂日作、此自然之理、一定之勢也、臣觀近日　陛下處中官陳增一事、竊恐自今以後、宦竪之虐焰障天、而忠臣之正氣掃地、外庭之讜論絕響、而讒夫之利口高張、天下事莫知所終矣、夫吳宗堯一縣令耳、　陛下斥逐之、不過斥逐一縣令耳、臣何多言、況宗堯生平、爲君子、爲小人、臣未深知、何

敢執言、但念邪正有大分、用舍有大名、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利也、君之設官、亦爲民也、非爲利也、知縣吳宗堯有罪、雖萬萬當死、所言雖萬萬不實、總之爲民耳、內官陳增所奏、雖語語皆實、事事皆當、然總之爲利耳、爲民者卽非眞君子、而言有足採、猶當宥之、爲利者卽非眞小人、而言及聚歛、猶當遠之、今奈何倒置也、據宗堯所言陳增貪殘之狀、歷歷可指、　陛下一切不問、及增朦朧數語、　陛下聽之如膏火、增曰阻撓、　陛下亦曰阻撓、增曰虧課、　陛下亦曰虧課、爲民者訶斥、而爲利者親信、　陛下將何以塞天下吏民之口而服其心乎、

故夫一官可罷也、以殖利之故而罷牧民之官、則其名不美、一寺人可容也、以剝民之罪、而容此兇殘之寺人、則其法不平、然猶曰外吏與欽使爭、罷外吏以重欽使也、猶曰無言責而出位言事、故罷僭言以儆庶官也、廼祖宗設臺諫之謂何、前者科臣包見捷等、交章三四上、陛下不爲之動、近者撫臣尹應元、露章二十欵、　陛下嚇然震怒、是祖宗二百年來所託以養民之有司、今一旦不如寺人之可託矣、則天下之爲有司者灰心矣、是祖宗二百年來所任以摘發奸邪之臺諫、今一旦不如寺人之可任矣、則朝廷之爲臺諫者結舌矣、　陛下以

爲此等機括、治耶、亂耶、陛下試稽之載籍、驗之往事、從古曾有聖明之世閹寺干預朝政、絡繹于中外者乎、曾有閹宦用事而天下不紛擾者乎、曾有寺人與朝士大夫相搆而無禍患者乎、曾有國家財賦不托之臣隣、托之閹宦而可幸無弊者乎、曾有學士大夫不能忠君愛國而無恥寺人反能忠愛者乎、曾有學士大夫之言不足信而左右近習之言足聽信者乎今　陛下所重在彼所輕在此、讒者見信忠者見疑、阿附成風、防口稔禍、將來隱憂有不可勝言者、伏惟　陛下平心觀理、虛中察情、審安危倚伏之機、酌邪正低昂之分、吳宗堯誠有罪願且優容之、以作強直之氣、陳增即有功、願稍懲創之、以遏貪縱之風、如謂兩罪相當、同賜罷免可也、如謂兩情曖昧、併行查勘可也、如致倒施、臣職掌攸關、不勝冒死激切之至、

遵奉聖諭疏　韓爌

臣等欽承　皇上屢諭、叅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祠頌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戍以至削籍爲民、開列欵項、具疏奏聞、及　聖諭、事本爲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如封疆遼黔、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弗議處外、若稱頌內稍次前欵諸臣、或居位鮮雄偉之畧、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竽備疇采之員、而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詖邪、播璫惡非爲戎首、或階因驟躐、稽職掌尚未全隳、以逮專閫建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識昧挺持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聖明畫一

彰法之意欲檠擬削籍又慮罪輕而罰重乖治朝酌量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閑住另請上裁如蒙 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即寬政尚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稿項亦荷恩波其於振惕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矣至內中軍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查究既覆思之此輩么麼末品見繒紳尚且風靡彼效尤何復深怪又聞上本時多棍捏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若必行查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眞正倡謀罔利此地方官執而治之可無重煩宸斷爲也再照此舉臣等

凜奉 聖謨臚分二案考據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秉心不敢不虛持義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聞收括略盡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憝得竄逃于指視之外 聖諭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眞與覆載同量從此靜戢玄黃各修職業養世道平康之福慰 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

朝端聚訟國是未明疏　曹于汴

臣惟平天下者、平其政而已、平其政者、平其心而已、小臣不平、則大臣懸衡鑑以平之、大臣而不能平、則　聖主奮乾剛以平之、不則紛紜競鬬、妨政事壞風俗、何可長也、頃者吏部郎中趙邦清、連被糾彈叩閽疊辨、參及同部郎中鄧光祚、侯執躬亦俱再辨、到今迄無定議、銓曹在在杜門、臣職在察吏、義難緘默、謹採公論、矢天日陳請　皇上之前、夫邦清好剛使氣、褊衷易發、察察爲明、操切而刻、此其所短、挺身任事、嫌怨不辭、杜絕餽遺、皎皎自負、此其所長、取其長而併覆其短、則百人而百

不服彼原有意氣之偏誰能護之憎其短而併棄其長則邦清之腹可剖其心必不可服彼原是風力之硬誰能抑之今欲原其風力則節取無不可欲裁其意氣雖懲創亦何妨一言而決耳該部院處分不蚤評騭不確以致言者愈多辨者愈激撦及同署侵及堂官則邦清過矣然該部初覆邦清之疏則曰壁立萬仞繼因邦清之訐則曰贓私人命太多一人之身忽夷忽蹠抑又過矣夫人情如沸以偏私定之是益火也以公評定之是投水也彼不能自平而又以不平平之豈不增之譁哉至于邦清參光祚執躬若不啻檮杌而光祚執躬自道則無異曾史並堦而立如隔山川對面而談不殊燕越臣又不勝竊嘆蓋人各有長視人則不輕許而自視則一寸千尋人各有短自視則了不覺而視人則撮土如阜人情大抵然耳然以署中之人揭署中之隱當吏治敝墜之時有互相發覺之奏若爲盡屬烏有誰其信之爲國家清此治本光祚等何可無處但其事起于自辨之舉成于黨害之疑終是波及之人亦無深坐之理爲國家慎此釁端光祚等或當量擬耳抑臣因是猶有深慮焉方今天下一家比肩事主所當戮力同心不宜分別岐路乃邦清被論則以爲有所黨害及邦清申辨人

亦謂有所相比、觀諸疏辭可以槩見、臣之私心、竊謂何必爾哉、何方無君子何方無小人何縉紳之庭無賓客要在就人論人就事論事胡必展轉搜尋自分町畦今則因形及影終恐弄假成眞臣懼相激而相附互角而互抗迭軋而迭排局面偏而成心勝朋情重而主恩輕公事緩而私隙急或斥爲小人之黨而槩絕之且非棄瑕用瑜平情應物各盡其才之大度或不察其非小人之党而槩絕之將使良臣重足善類解體漢之黨獄可興唐之清流蒙毒而國家之元氣耗矣豈不痛哉

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刑難掩疏　孫慎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世事、值　皇祖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紛、謂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然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合律、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

子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含吾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寔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兩丸。須臾上崩。恐百口無以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考英明、絕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態、即數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隨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謚稱恭

皇帝事、議謚旨雖下部、然擬進者、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唐。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緬平寧夏平倭平播。功烈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下比降王逋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眞不學無術。至此謬盭。寔乃咀呪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事、夫選侍在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卽劉瑾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爲瑾進忠、隔歲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卽未肯承認、然移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所、高皇社稷之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奬李家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逐、科臣擋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奬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忍冲主之捉扤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

宜極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猛嘗試。夫進藥猶可自爲忠愛、而三事尚可自爲忠愛乎、此又臣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爲解者也、臣在禮言禮、每舉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責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者、章不啻公車滿、臣亦不能悉數也、即在禮言禮、亦就鼎革間一時事、若其他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深數也、大都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

智有謀不以之扞外侮、而以之戕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眞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亮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臣知　皇上英明洞照、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狙張多機、傾嚇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劒攀裾之義、不無憑城倚社之虞、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宮闈寧謐、羣賢布列、溥天喁喁、無不望　皇上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臣爲是抱恨已久、夙宵不寧、一承恩召、

便欲叩叫帝閽發憤畢誠祇緣兩足廢裂跬步難前有
懷至今臣覩　皇上大孝閎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
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貴而不問
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
罰銷奸臣逆賊于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
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
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
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四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并將
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刑如臣一言無當即重治甘
心焉臣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

去國情深疏

劉一燝

臣以疎逖之踪迂拙之性荷蒙　先帝念講幄之微勞
採廷臣之推擇拔置揆司仰叅燮理中所涉歷者正
聖明紹述之會又封疆危亂之秋臣之材識不逮中人
竭蹶供事僅逾一載淪棄之土宇未恢輦轂之河山多
缺。議論有如沸羹事勢同於累卵。每一念及。真無以見
先帝於地下。此臣之所大懼者也。惟是款款朴誠。每以
人臣毀譽。此身禍福舉而付之度外。赤心矢日。血淚回
天。仁賢正當凋謝臣力用其挽推言官偶觸威嚴臣默
施其申救雖未盡大臣獻可替否之忠亦自附古人引

愆歸美之意、即連章攻擊、百端詬詈、不難明白一言、然心知其驅逐有因、又竊諒其見明未確、姑以權詞應之、臣今行矣、思　皇上受天地之眷、丁艱難險阻之時、百凡慎起居節遊宴、夙興夜寐、修政勤民、至於臨御之暇、又當延見儒臣、留心經史、表睿資而彰神度、緊臣一念耿耿之忠、想在事諸臣與臣有同心也、獨有關兩朝之大故、係萬世之公事者、痛思鼎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光景、獨　皇上知之、今見在廷臣、猶有英國公張惟貴、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可覈而問、事定之後、衆口悠悠、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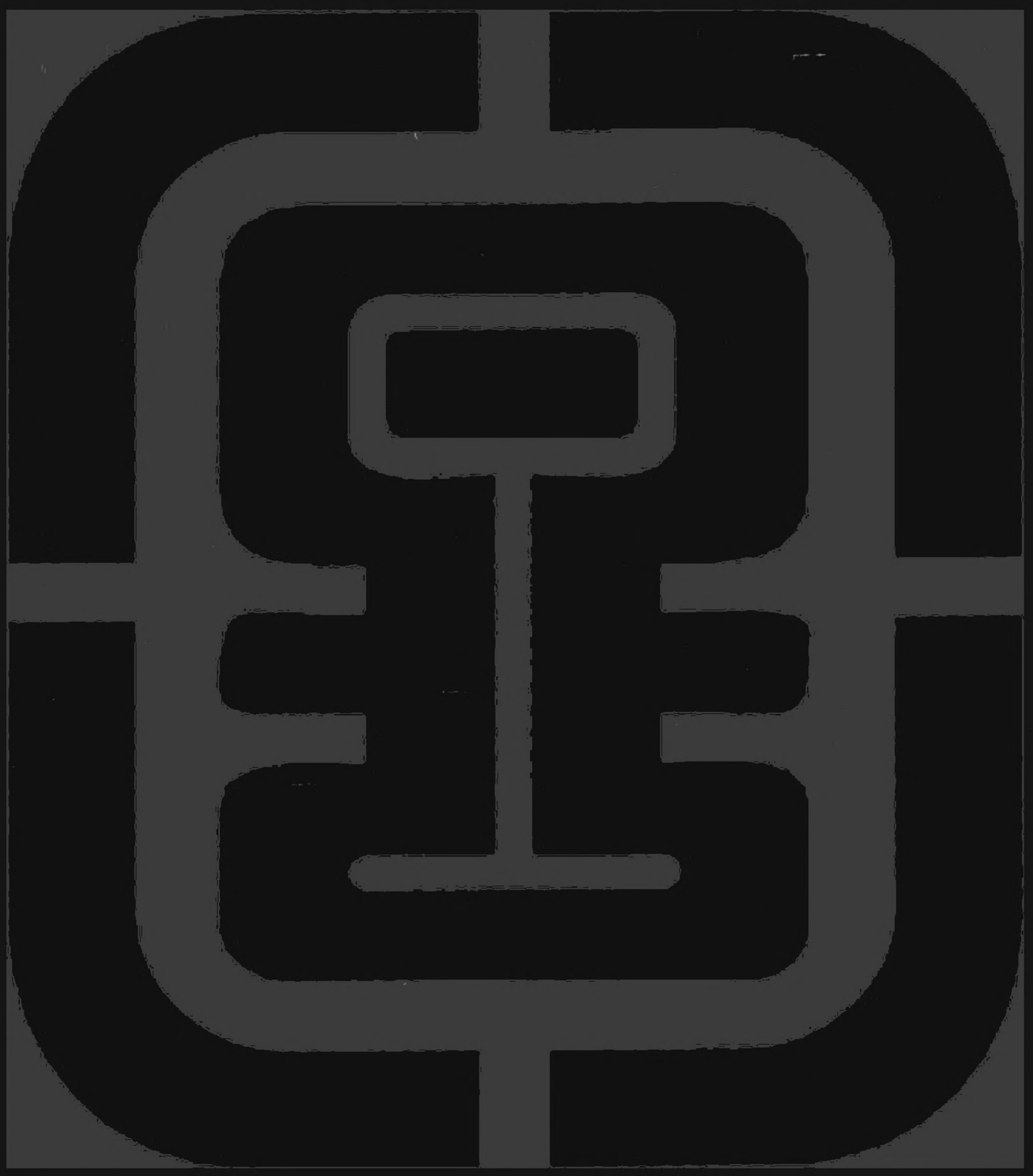
諭詆去矣、乃禁闈秘密、臣有所不盡知、不敢言、但願皇上清夜靜思、低迴往事、當　先帝在龍潛之日、與皇上居鶴禁之中、翼戴者誰人、調攝者誰力、至扶掖乘輿、力阻要挾、當日見以爲功、非今之構以爲罪者乎、功之者共許其保護之心、罪之者亦議其好名不學之過、乃乘其戇愚、取戾解雨不施、致　皇上鮮敝帷之恩、後人抱前車之鑒、良可惜耳、上下千古、呂强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著在史冊、臣願後人、湔心澄志、共扶聖明、毋以身在日月之際、而徒爲五宗光寵已也、至於外廷臣子、戴天履地、自當以君父爲急、乃發東朝

持挺之奸者、目之爲弔詭、消後宮亂晨之禍者、坐之以交關、此其意欲何爲。尤臣之所未解也。臣去國之人、何必深言及此、第所係一身進退者小、而係宗社安危者大、若徒以茹荼吞炭之苦心。付之長歎。於臣歸隱之計得矣。如國是何。至夫恨臣攻臣者毒燄未已。又欲借舊經臣爲臣一難端。不知廣寧之失。戰守自有公評。情罪何難剖斷。必使蜚語布聞。羅織成獄。爲逮撫解嘲。爲閱科報怨竊恐莫須有之事。不宜再見於今日。故并略爲昭析。仰祈炤鑒、乞留此一段不磨之緒論、宣付史臣、俟之數十年之後、即言出禍隨、無所恨已、灑涕陳詞、寸心實折至於惓惓未盡之愚、未報之德、惟有圖銜結於三生、望太平於萬載耳、臣愚不勝瞻戀之至、

時事急不可緩圖等疏　林秉漢

若楚藩之事、則有難懸斷者焉、何者、彼逆宗至劫皇擯。戕殺撫臣。出示悖慢、大掠城中、是爲亂之倡、而不赦之辟也、　陛下赫然震怒、立命剿除、天威所臨、罪人自應就縛、大義既伸、國法亦正矣、乃假王一語、殊駭聽聞、此何等事、流言傳播、實煩有口、諸宗非盡人人與楚王爲仇也。毋亦形跡涉于疑似。傳聞因于影響。而遂執之以爲詞耳。以宗國之重、藩王之親、事既微曖、言有諱忌、臣子顧慮、孰敢盡言、　陛下直裁之以理、曰三十年王尚可說假、則何王不可說假、宸斷至公至明、誠非臣下能

贊一詞、然而諸宗之心、猶不盡服者何也、蓋世有非常之事、未可以常理測而意見決也、戰國時、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妹于春申君、既有身而入王宮、遂生子男、卒立爲王、此楚之往事也、韓府漢陰王疾病無後、令二宮人若有姙者、妃父郭恂取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受封、爲姻家所發、我憲宗皇帝下諸司詳勘得實、正典刑、是我祖宗朝之近事也、夫李園之詐、終始莫敢言其非、韓府之封、年久而後覺其僞、故事未可以常理測也、先楚以假倖成、遂滅楚祀、漢陰以假伏法、何傷國體、若以人言爲非、槩不行勘、則漢陰受封亦有年矣、又孰知其儼

然而王者爲他人子哉、故事未可以意見決也、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假、而廷議槩以爲眞、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眞、而諸宗爭以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楚王既不能禁制諸宗、故囂陵爭奮、相搆之形成、而逆亂之釁起、全楚且不安矣、亂形既著、天討必加、重者被誅戮、輕者收圜土、罪累衆多、誰非支胤、而祖宗之心、豈願宗室中有此哉、且惡言必溢、多言亂聽、令不詳辨其眞假、千載而下、孰能明之、使宗藩有不明之緒、而盈廷有未決之疑、亦非所以昭示來世也、臣愚以如成化舊事、下撫按、或遣廷臣覆勘便、夫假王出自誰

氏語自何人衆論有無異同情跡有何確據王宮雖秘密而胎孕產育之時左右必有耳而目之者事雖三十餘年而當時在旁諸人必猶有存者此固可以推勘而得也勘之而假則盜國必誅有成化年間明例在矣勘之而眞然後治諸宗以誣罔之罪彼復何辭後重楚藩以鈐束之權則眞王教令必行于諸宗而楚王安諸宗必俛首揖志以奉約束無復敢譁囂而爲亂者而宗室安而後此楚民無劫殺之害國家無誅討之舉諸宗亦免刑戮之禍則全楚安而祖宗在天之靈亦安矣且以是垂之史冊傳諸後世豈不亦光明正大哉是一勘而可以明宗緒申國法奠楚服信來世且楚王非假何憚于勘亦所以爲楚王也故臣以爲遣廷臣往勘逆宗劫殺倡亂之罪并眞僞情形悉勘明確以服其心是事之不可以已者也